

Sabau! 好茶

王有邦—文·攝影

王有邦影像話魯凱

Sabau! Haucha

Wang Yu-pang: Images Speaking Rukai



Sabau! Haucha
Wang Yu-pang: Images Speaking Rukai

Sabau!
王有邦 影像話魯凱

好茶



凌晨，獨自騎著金勇125機車，從高雄仁武經屏東大橋、長治、瑪家文化園區、檢查哨，再經過曲折的碎石子坡道，循著南隘寮溪谷流水聲前行……當見到新好茶最高處長老教會紅色十字架的閃爍燈光，便到了我另一個家的大門。

——王有邦



目次

出版序	歸來時，說聲「Sabau! 好茶」 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 李玉玲008
	只有開始，沒有結束——一條通向魯凱族好茶部落的雙向道 雄獅美術發行人 李賢文012
推薦序	永恆見證——王有邦的好茶紀實 魯凱族文史工作者 奧崙尼・卡勒盛016
	攝影的田野精神與實踐——王有邦的好茶魯凱影像紀實 攝影家 陳伯義022

好茶足跡

雲豹的故鄉——舊好茶029
新好茶自然災害039
歸途——重建舊好茶古道048
永久屋 vs. 永遠的故鄉056

生命頌歌

麗雅絲	強韌的生命——麗雅絲天天到田裡工作067
	一生相伴——麗雅絲編織月桃蓆069
	健朗柔軟的身形——麗雅絲陡坡叢林採草藥073
	與水競速——麗雅絲雨中收小米077
	太陽的光芒——麗雅絲田裡種芋頭080

勒格樂歌	我們都是一家人—勒格樂歌參加魯凱婚禮	086
	完美的女人—魯凱女性的手背刺青	098
	今日事今日畢—勒格樂歌於庭院拔草	105
	天還未亮—勒格樂歌編織肩背袋	107
	勞動與榮譽—勒格樂歌清掃落葉	112
	天然之鞋—魯凱女性的雙腳	116
	童真的笑容—勒格樂歌的生命容顏	121
	熾熱當空—勒格樂歌捆綁檳榔葉	126
	魯凱食糧—勒格樂歌收成芋頭	130
	休憩與分享—勒格樂歌與新好茶長者們	135
	祖孫情深—勒格樂歌和孫子尤再建	143
碧雅紐	自愛與聖潔—碧雅紐魯凱傳統坐姿	151
	撫育生命—碧雅紐編織竹編	154
	編織關愛與希望—碧雅紐織布	161
	母儀慈範—碧雅紐的榮耀	166
	歷史與文化圖騰—碧雅紐刺繡	172
	大自然的禮物—碧雅紐收成小米	176
	必備之繩—碧雅紐編織揹繩	184
	魯凱網袋—碧雅紐編織肩背袋	189
	讚頌生命—魯凱老人過世的歌頌	193

魯凱容顏

部落的守望者—魯凱大頭目娥冷 · 卡拉依拉尼	200
部落的代言人—耆老巴魯咕魯古	206
傳承魯凱文化與智慧—奧崴尼 · 卡勒盛	210
恩愛夫妻—查馬克與莉雅絲	222
有福氣的人—哲默勒賽	229
大自然中找到自己—開奴安	235
典型獵人—巴峨樂之	241
愛與分享—施妮德	247
超然的意志—娃娃鳴妮	253
家園永續—哲默浙茱的生命縮影	258

永世之交

建立永恆的友誼	267
---------------	-----

作者感言	生命的投入與感動—影像話魯凱	
	王有邦	274

作者簡歷	278
------------	-----

出版序

歸來時，說聲「Sabau! 好茶」

李玉玲
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

「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什麼？我們往何處去？」（Where do we come from？What are we？Where are we going？）十九世紀末毅然遠離當時藝術之都巴黎的城市文明，為追尋自由、回歸自然而移居大溪地的藝術家高更（Paul Gauguin），因探尋生命的奧義而向世人拋出如此沉重的命題。對此，好茶部落魯凱族人的答案應是篤定而堅決：「回家，回到古茶柏安（Kucapungane，舊好茶舊稱）、回到那祖先的應許之地！」無疑地，對早已將好茶視為另一個家的王有邦，又何嘗不是在心底深處早有一個深深烙印的答案，那是一次又一次地來到部落，然後欣然地說聲：「Sabau! 好茶」。

「Sabau」是魯凱族的問候語，有「你好、辛苦了、謝謝」等意思。好茶族人們，「Sabau! 辛苦了！」在政治正確的「山地平地化」政策影響下、在現代生活的現實需求下，從祖先安身立命的舊好茶遷村新好茶，無奈卻又在新好茶飽受風災水患的摧殘後，一路遷徙客居於隘寮營區臨時安置中心，最終落腳於今日的禮納里永久屋，而心心念念的終究仍是那傾頹的舊好茶祖居地，那族人慣稱的「雲豹的故鄉」。於是，族人辛苦地發起回家運動，披荊斬棘，重修返回舊好茶的歸途，重建先人的石板屋……。

王有邦老師，「Sabau! 辛苦了！」二十餘載的歲月不曾倦怠，無數次騎上 125 機車，從高雄仁武來到好茶部落，總是相機、筆記簿不離身，總是興致勃勃的參與及投入。是部落老者強韌的生命力，是族人與大自然山林共存的生活智慧，是日漸消逝的魯凱文化風采，賦予王有邦堅持的毅力。於是從一位基層勞工，踏上記錄好茶文化的迢迢之路，以傳統相機捕捉魯凱族人的生命容顏、風土民情、生活百態，以及部落的流轉變遷。一幀幀黑白影像，是田調，是紀實，卻又漾著溫度，顯得不凡，一股暖心的人文關懷熠熠閃爍其間，搭配隨手記下的率真文字，便透出獨特的王有邦式的樸實又撼人的魅力。

王有邦記錄魯凱族好茶部落大量而豐實的影像與文字累積，自 2009 年 6 月起在高美館館刊《藝術認證》的「南島紀事—影像話魯凱」專欄中，一期又一期以不同的人物或主題接續上演，成為高美館長期推動南島當代藝術與文化發展的一處亮點。至 2016 年 12 月，專欄文章累計將達 42 篇，我們將此 42 篇圖文集結，重新編輯、設計、出版。從「好茶足跡」單元出發，介紹部落族人從舊好茶遷村新好茶，輾轉駐居禮納里一路走來的足跡。再於「生命頌歌」單元深度刻畫三位魯凱老者的生命榮光，

復交織以「魯凱容顏」單元中多位族人日常生活的點滴描繪，如此投射出魯凱文化與生活的縮影。壓軸的「永世之交」單元則是魯凱結拜儀式的特寫，以此詠讚好茶族人間彼此關懷、相互扶持的堅定情誼。將王有邦發表於《藝術認證》的作品匯集出版，是向其對好茶紀實熱心且真誠付出的一種致敬，同時也期望藉此為更廣大的讀者翻開這值得我們感同身受的部族記憶與軌跡。

本書的彙整出版，須感謝王有邦老師賦予我們重新整理圖文的極大空間，以及無數次參與我們的編輯與討論。同樣無數次為本書校訂、接受我們諮詢，視本書如己出的魯凱文史工作者奧崴尼·卡勒盛老師，以及曾參與王有邦個展規劃的攝影家陳伯義，都慨然撰文推薦本書。此外，本書得與雄獅美術共同合作出版，感謝發行人李賢文老師與雄獅團隊的熱忱與支持，給我們相當寶貴的出版建議與編輯經驗。滿滿的謝意，在此謹化為一聲衷心的「Sabau」！同時更企盼，本書能獲得諸多讀者的共鳴，不論是揭開書頁，甚或實際前來探尋好茶足跡，相信在迎向好茶之際，一聲「Sabau! 好茶」將會在心中悄然響起，且迴盪不已！

只有開始，沒有結束

一條通向魯凱族好茶部落的雙向道

李賢文

雄獅美術發行人

一條路，可以從有到沒有；當然，也可以從沒有走到有。好茶部落的鄉愁之路，正是一條由單向而雙向的歷史軌跡。

四十多年來，《雄獅美術》長期致力於台灣美術之紀錄與觀測。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月刊，即有專文介紹魯凱族婚禮與雕刻。一九九一年五月，雄獅月刊以新原始藝術特輯，深度介紹魯凱雕刻家力大古的作品。之間，雄獅亦先後在鹽月桃甫、劉其偉、哈古等的專題企劃中，對原住民藝術多所闡揚與介紹。

然而，真正稍微進入這片領域，當是從月刊停刊後的二十年間，因寫生畫畫，出入山林，開始對台灣這片土地有了比較親近的距離與角度。與魯凱好茶的因緣，可說是不可思議。二〇一六年三月初，我與攝影家張大川，遠赴屏東探察魯凱族二級古蹟石板屋群。由霧台經阿禮到舊好茶，單程步行約九小時，途中不見人蹤，但聞鳥鳴。即至好茶已是黃昏，在沒有電的石板屋中，吃著小獵人夫婦木柴烹煮的食物，眼前是高懸的獸皮與番刀獵槍，狹小的屋內，整齊排放書冊。極度疲累中，卻被窗外的皎潔弦月徹夜朗照，清晨復被門前雄偉北大武山震撼驚動。原來，魯凱先人早就慧眼挑中這塊群山環抱的崖壁，作為立族的基石。舊好茶歸來後半個多月，因觀展去高美館，研究組組長羅潔尹提及即將把連載於

館刊《藝術認證》多年的王有邦魯凱攝影及文字，結集付梓，詢問合作出版的可行性。由於對舊好茶記憶如新，復感佩於王有邦近四分之一世紀的魯凱寫真紀錄，能盡盞盞之力而成此迢迢歸鄉路，遂欣然應允。爲了更進一步了解此書背景，今年八月，再度走訪屏東，拜訪魯凱文史工作者奧歲尼及本書作者王有邦。

燠熱的八月天，坐在奧歲尼禮納里的永久屋前小院，側耳聆聽魯凱族人尋根返鄉的斑斑血跡。面容黧黑五官如斧刻的奧歲尼，像吟唱古調般，娓娓述說部落的起源與沒落，因著大小風災，導致家園不斷遷移，從舊好茶、新好茶，最後到了禮納里的永久屋；對一個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部落，失去家園，就等於失去歷史，身處在做爲一個無法融入平地漢族社會，復又失根於族群記憶的魯凱人，承受著永恆的失根失語與失憶。

一九九一年，因著一位漢族朋友王有邦的出現，這條上下不通的路，開始有了轉機。任職南亞塑膠的王有邦，只因喜愛大自然與攝影，因緣際會地進入探尋舊好茶的不歸路。在奧歲尼的解說與陪同下，王有邦對好茶部落的筆錄與攝影，有了景深與血肉。二〇一一年，台大城鄉基金會

與李連杰壹基金等單位協助支援舊好茶回鄉之路，部落中的子弟，積極參與修築鐵索石道，希望打通回家的路。

當奧歲尼長年以詩歌、寫作，精神感召魯凱魂的同時，族中的青年也以電鑽、鋼條、繩索，一步一步在絕壁上，刻鑿出魯凱人的足跡。而於此同時，王有邦堅持不懈地用照相、筆記、口述歷史，爲魯凱族的精神面目，作了最樸實的側記，不論是部落中的傳承，還是村中老嫗的身影，都被莊嚴地凝鑄在他長達二十五年的影像長城中。在他那間因堆滿筆記本與相簿及登山用具而侷促悶熱的房間中，我彷彿感受到一陣陣來自曠野的清風與山林的高大雄偉，頓時身心謙和柔軟。

是的，一條絕路，因爲情繫家園，可以一鑿一斧地向上打通；同樣的，一條單行道，也可以因爲一個字、一個字，一張照片、一張照片，而向外打通成爲雙向道。鐵血意志構築的人間道，說明了透過無私的付出與專注的凝視，人與人之間，族與族之間，山與海之間，再也沒有跨不過的荒溪與絕壁，在八月一日被明訂爲原住民正名之日的今天，或許《Sabau! 好茶》的出版提供我們沉思—什麼才是真正的尊重與謙卑。

推薦序

永恆見證

王有邦的好茶紀實

奧崙尼・卡勒盛
魯凱族文史工作者

當王有邦帶來他即將出版的作品集初稿，對我說：「請為這一本書叮嚀一下……」時，二十五年前我們開始工作的情景立刻湧上心頭。那時，他還是個約三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高大的身材、健康的體態、柔和的容貌，說話時還帶一點靦腆，使人彷彿是在 Tinivay* 休息區一棵紅欒木樹下乘涼，感到安然舒暢。

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還在一起，我深深覺得「我這一生，何其有幸遇到那麼善良的人！」進而抬起頭來轉向東方的晨曦，對聖地的祖先們說：「我的祖先們哪！您的靈魂何其有幸，有您的孫子藍豹（王有邦之魯凱名）畢生為您們的靈魂犧牲奉獻！」當我說這句話之後，心底一幕幕的繽紛回憶如潮汐般湧現，於是我又再說：「創造者啊！還有多少個美好人生的春天為我們留下？」

拿到他的作品集初稿之後便馬上翻一翻，其實這些作品都看過不知多少遍了。但透過高雄市立美術館的細心編輯、彙整之後，使我彷彿看到一位情竇初開、盎然春意的小少女，給予我煥然一新的感染力。

* Tinivay：位於舊好茶往西方之中途休息區。

這些作品是他以二十幾年的歲月時光累積而成的，從一開始萌芽到蔚然成林，他總是隨身攜帶著一些作品。從高雄到新好茶部落不說，從新好茶到舊好茶的陡峭又遙遠的山路，二十幾年來上上下下，他總是揹在身上，帶來與族人分享。

大多數在山上與他相遇的機會，不是週末就是假日。假期非常有限，所以有時候他一放假就趕夜路上來，週日下午又爲了上班而趕著下山。偶爾不期而遇地一起回到舊好茶老家，在他重重的背包裡都是這些已經打釘好的作品，還有好幾本筆記本。

這總是令我想起一位在舊好茶一起長大的童年朋友 Kakuruman・Thakudairy。當父母早上去野地田裡工作時，他便開始當起小保姆，照顧年幼如嫩芽般的妹妹。黃昏時，我總是看到他揹著妹妹，在夕陽下煎熬地等待著父母親的歸來。但有一天，很不幸地，這位小女孩卻在哥哥的背上悄然枯萎，無緣看到父母的歸來，而 Kakuruman 也無緣看到他妹妹的生命百合茁壯、成長後綻放開來。

當我看到這些合集作品慢慢成型時，便對王有邦的靈魂說：「你辛辛苦苦照顧的妹妹……，我們終於看到她真的長大了，而且我們正在爲她打扮，因爲『她終於要嫁人了！』內心真有說不出的喜悅與安慰。」

其實王有邦真正的辛苦與煎熬，是在於「攝影作品集」這個姑娘很有個性，「沉默的影子裡，又好像有話要說」，使他想要爲她說話，但說多了又不是的感覺，以致於他始終爲此費心傷神。

王有邦上班工作已四十年的歲月光景，他竟把四十年來將近四分之三的假期全都奉獻給我們好茶人，使我不得不起嫂嫂張淑惠孤獨的身影，尤其當她一面照顧兩個孩子的那一段歲月，不把有邦休夫才怪！但當王有邦上來山上，除了大背包讓人感覺是經過她打理之外，裡頭以小包小包分裝的是她爲丈夫準備的便當，而其中更有賦予他心靈之愛的能量。在此，我特別感謝嫂嫂張淑惠的容忍與包容，也非常感謝孩子政凱對他爸爸無限的諒解。

魯凱好茶人本來就沒有文字，尤其是影像紀錄，使古人祖先的生命歷史如同暗夜裡那稀疏而閃閃發光的螢火蟲，只是在口述者當下述說完之後，就隨著時光永遠沉默消失。古人祖先所留下的地景文化，尤在大地激烈的變動之後，隨著 2009 年八八水災的大洪水被沖走，使我們一貧如洗的心靈，也只有當水流衝擊光亮亮的岩壁之時，能再激起那微弱如水聲潺潺的記憶。故之，當王有邦的《Sabau! 好茶》即將問世的這一刻，我只有對這些被他點到名的古人祖先說：「我兄弟藍豹，爲您們已經留下生命的亮點，應該是足夠做爲古人歷史的永恆見證了。」

在王有邦從事好茶部落文史工作二十幾年的歲月，我常常對他說：「有邦，我們兩兄弟早已學會永不指望或不過問：『有一天，會不會有人買我們的書，然後讓我們兩兄弟能夠換取一杯涼水以慰藉？』」我想了一下，於是又說：「但你永遠要記得，那永恆的祝福，應該是從東方祖先永恆的國度—巴魯冠那裡照耀下來。」

尼伯特颱風急速地吹過之後，便是草木落葉沙沙地飄落下來，新生一代的竹筍紛紛發出新的嫩芽。於是在內心深處，只有默默地爲他祈禱：「必有祖先愛的永恆光芒，繼續照耀你們一家！」

推薦序

攝影的田野精神與實踐

王有邦的好茶魯凱影像紀實

陳伯義
攝影家

台灣攝影創作者中隱藏許多不在藝術機制下被討論的作品，王有邦老師的創作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台塑企業南亞塑膠的員工，並非全職的攝影工作者，在長達二十五年的攝影田野工作中，這些影像並不是爲了要成就自己的藝術光環，而是單純地爲社會環境變遷下流逝的魯凱傳統文化而累積的攝影文本，這些文本在過去的歲月中，僅有少數的機會在部落以及藝文空間展出，比較完整的呈現是透過高雄市立美術館的《藝術認證》，直到 2016 年才有高雄市立美術館與雄獅美術將阿邦老師近二十五年累積的攝影創作集結出版。台灣攝影在紀實攝影的典範，除了《人間》雜誌以及幾位攝影名家的作品外，非常缺乏以人類學誌的方法來呈現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影像紀實，深切希望阿邦老師的影像話魯凱能夠在另一個影像書寫的面向，提供給攝影創作者更多的文本參考與攝影田野過程的省思。

紀實攝影的工作現場常存在著倫理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攝影者介入的角色與其攝影書寫表現上的奇觀化。回顧阿邦老師在 1991 年 5 月跟隨奧崙尼回到舊好茶部落後，開啓了他長達二十五年的攝影田野工作，其中在他 2004 年於台南百達文教中心的展覽敘述中曾提及，他原本計畫要拍攝舊好茶的古蹟，然而後來在《藝術認證》上發表的作品卻是緊緊維繫著族人耆老的生命故事。從日常勞動到特殊節慶，阿邦老師的鏡頭越來越像是家人般的端看著老人家的智慧與姿態，在這裡我看到了攝影

人用其生命擁抱他感動的現場，原本只是一位旁觀者，他放下了漢人的姿態，不是爲了要奪取異族風情，而是要自己成爲族人，回到耆老們所關注的部落傳統價值上，於是鏡頭的框取回到老人家的日常，編織、耕種、鋤草、採收芋頭、編織檳榔葉與月桃，這些再平凡不過的生活，在阿邦老師自身角色上轉變爲好茶部落的成員後，其紀錄的內容也改變了原先的攝影計畫，越來越不誇飾的攝影表現，讓更樸實的影像來承載這日復一日的日常動作，使觀者宛如在現場傾聽老人家訴說傳統生活。所以阿邦老師有了魯凱族名「藍豹」，這不僅僅是對他身分上的認同，更重要的意義是他的鏡頭被認可在好茶部落中進行文化的影像傳承。

攝影者在拍攝上的權衡即是其內心對於對象的真實態度。在拍攝的現場，攝影者往往會有兩個意識上的拉扯，一個是作者內心在美學形式上的選擇，他反映的是視覺上品味，而另一個則是拍攝對象的訊息，是知識的、是邏輯的也同是倫理的，這當中在作者逐漸融入現場後，就更能彰顯其面對田野對象時的態度與想法。從這次出版的攝影作品中，阿邦老師大量的拍攝時間幾乎都落在 1994 年之前，這是他最初接觸到好茶

部落的時期，面對部落的耆老，拍攝族人在傳統文化下身體姿態與其倫理意義（編織、狩獵、耕種與服務），這對一位漢人攝影家來說，要跨越自身對於拍攝的美學品味，而很敬重地選擇傳達被攝對象的知識訊息是相當困難的。或許打從一開始，奧崙尼領著阿邦回到舊好茶的那時刻，阿邦就受祖靈的召喚，默默許下爲好茶歷史而紀錄的心願，因爲面對異族情調的現場卻不爲其觀感所動去拍攝沒有好茶族人意義的唯美形式的照片，這是面對部落時難能可貴的攝影態度。所以，當人們在面對阿邦老師的作品時，會直接沉浸在部落與其人物的故事上，幾乎不會去討論創作者自身的藝術特質，他把這些特質很巧妙地隱藏在畫面的細節裡，如耆老手腳的紋理、刺青與姿態。台灣的攝影太重視美學上的轉化與價值，在阿邦老師的作品上，讓我們看到一位人類學攝影家的態度，反應紀錄對象的價值與意義，讓我們看到攝影在見證上最重要的本質。這本書的誕生告誌著台灣攝影在面對多元族群的議題上有如阿邦老師用一辈子的時間來書寫好茶部落，對於創作短期速成的攝影創作者來說，這本書提供了另一種創作價值與態度，讓更多元的攝影創作都可以在這片土地上成長茁壯。

舊好茶部落四周都是斷崖峭壁與溪谷，形成大自然的屏障，且歷經多次天災仍安然無恙。(1992 年 3 月攝於舊好茶)



好茶足跡

相傳西魯凱族人的祖先在雲豹的引路下來到舊好茶，在大自然的山林間建立家園，多年來在這「雲豹的故鄉」安居樂業。然而，面對時代的變遷、現實生活的種種需求，部落族人遷村至新好茶，無奈卻又在風災、土石流的摧殘下，被迫離開傾頹的新好茶，暫居隘寮營區臨時安置中心，並於今落腳於禮納里永久屋，但族人們仍惦念著，那永遠的故鄉……

自 1991 年起，王有邦以二十多年的生命歲月，追隨著好茶部落變遷的足跡，以影像與文字見證魯凱族人於大自然中生存的智慧、在嬗變與逆境中的樂天知命。在時間的流裡，王有邦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捕捉、記錄，同時也一步一步堅毅地烙印、投射出自己的生命！就如他所言：

「魯凱影像紀錄的過程，像生命走在斷崖的稜線，遇到颱風大雨的時候，生命不要跌到斷崖的谷底，在隙縫的遠處，總能看到晨曦的光芒。」



雲豹的故鄉

舊好茶

舊好茶是西魯凱族群的發源地，相傳舊好茶的古人祖先還在希給巴里基時，布拉魯丹和巴歌德拉斯兩兄弟因外族的壓力而離開該地，翻山越嶺，穿越中央山脈，經巴魯谷安、鹿鳴安之後，帶著兇猛的雲豹來到舊好茶。雲豹來到一處溪流舔水之後，就地躺臥岸邊，賴著不走，於是布拉魯丹對其弟說：「可能是神明的安排，叫我們在此永遠停留。」

之後，兩兄弟離開該處，在野地露宿一夜。次日早上，他們觀察周遭地形，發現四周都是斷崖峭壁，形成大自然的屏障，是易守難攻的特殊地理環境，覺得很不錯。於是兩兄弟選擇最高的位置，合力豎立石柱，然後說：「我們對雲豹的永恆紀念碑『守護神』。」

此後，布拉魯丹吩咐其弟回去希給巴里基接他們的家族來此地定居。當時遷來的家族大約有四家，約二十人左右。後來兩兄弟又邀請鹿鳴安人與他們合併之後，鹿鳴安人就為他們家族興建第一座石板屋，並命名為卡勒盛，意思為部落族人聚集的地方，接著又為他們整個族群興建部落。從此之後，稱為雲豹的故鄉。

｜ 魯凱祖先豎立的永恆紀念碑「守護神」。(1991 年 10 月攝於舊好茶)



1978 年舊好茶遷村新好茶之後，石板屋腐朽倒塌。(1992 年 3 月攝於舊好茶)



雕刻家力大古 (Lhidaku) 回舊好茶重建的石板屋，其為筆者初次到舊好茶時見到少數完整的石板屋之一。(1992 年 2 月攝於舊好茶)

日治時代，日人不僅把五個靈屋的聖物佔為己有，還教唆教育所的小學生加以破壞。最後，強迫族人遷往東方的派出所下方。1978 年，舊好茶又因交通、醫療、教育、就業、生活等問題，再度遷村到新好茶。之後，舊好茶的石板屋因主人遠離，橫樑腐朽倒塌，斷垣殘壁，馬櫻丹入侵成為新的主人，腐朽的門楣仍掛著鐵皮的住址號碼牌。屋內的爐灶因為沒有人日夜燃燒木柴，不再有黑煙緩緩升空，所以很快地腐朽蛀蝕。屋前與石板巷道的相思樹綠葉茂密，遮蔽了石板屋面對北大武山的開闊視野。

依魯凱文史工作者奧崙尼 (Auvinny) 所述，舊好茶魯凱傳統習俗施行室內葬，不管是生病、自然老死或意外死亡，都埋葬在石板屋內，死者與活人僅一板之隔，幾千年來，祖先都躺臥在石板屋內。石板屋的魯凱語叫「Ballhio」，即永遠的家、墳墓的意思。魯凱族人住在自己的石板屋，從來不會睡不安穩，因為有歷代祖先陪伴！石板屋都是父親、祖父、曾祖父等先人所蓋，每一片石板，每一間石板屋都是祖先的力量。對魯凱族人而言，石板屋是祖先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們生活與永恆的住所。他說：「舊好茶是原始古老的聚落，石板屋是以生命所打造的，自古以來祖先留下最珍貴的文化，以及生命永恆最高價值所在。」

石板屋冬暖夏涼，每一塊石板依循凹凸堆砌，沒有任何鋼筋與粘劑。牆壁與屋頂的隙縫會呼吸，有黑煙的石板屋才是活的；沒有黑煙的石板屋是死的。石板屋建築累積了大自然經驗與生活的智慧。



舊好茶每一戶石板屋大門都面對雄偉的北大武山。(1996 年 11 月攝於舊好茶)

舊好茶在中央山脈井步山下，海拔九百至一千公尺的陡斜坡地形，面對中央山脈的井步山、霧頭山、茶埔岩山、北大武山的大自然庭院，四周綠色山巒圍繞。每一戶石板屋都有開闊的視野可看到日曦日暮，那是舊好茶大自然時間的符號。

北大武山海拔三千零五十公尺，從舊好茶看北大武山有如金字塔般雄偉壯麗。對部落族人而言，從母親懷孕、嬰兒出生開始，生命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都循環著日出的每一道呼吸，依循大自然的韻律，與大自然共存。耆老尤春成 (Karausane) 說：「北大武山面對我們，就是守護我們這個部落，日出是激發大自然生命的能量，也是激發我們的力量。」



水源地是孕育舊好茶生命的泉源。(1992 年 12 月攝於舊好茶)

井步山是舊好茶水源地的源頭，也是乾旱季節古人求雨的地方。舊好茶水源地是孕育舊好茶生命的母奶，三層瀑布，水流不停，永不缺水，清澈透明，沒有汙染。水源地距離舊好茶部落很近，每一戶都會到水源地挑水。水源地深度超過二人高度，是舊好茶天然的游泳池，一年四季冰冷，瀑布浪花的負離子是身體健康與生命能量的養分。舊好茶族人經常在水源地游泳，激發對抗冰凍溫度、疾病的潛能，身體健康、長命百歲。1991 年時，新好茶有二位百歲人瑞與十五位超過九十歲的長者。

舊好茶是生命的源頭，擁有大自然寶貴而豐富的天然資源與生命能量。魯凱族祖先代代相傳，原始信仰是分享山林，和諧共存，累積大自然最原始、古老的生存本能，蘊藏部落集體永續生存及患難與共的精神。

舊好茶四周山巒圍繞，每一戶石板屋都有開闊的視野可看到日出。(1996年12月攝於舊好茶)





新好茶自然災害

1978 年，舊好茶經村民投票通過遷村新好茶。魯凱老人們認為新好茶是河床地，是水道走的地方、很危險，不適合人居住，堅決反對遷村。遷村後，1991 年 5 月，已有百分之六十的住戶大門深鎖，部落人口嚴重外流。之後又遭遇 1996 年的賀伯、2003 年的杜鵑、2005 年的海棠、2007 年的聖帕、2009 年的莫拉克等颱風侵襲。新好茶每遇颱風、大雨，總有落石、坍方、土石流等災害。

賀伯颱風

1996 年 8 月 1 日賀伯颱風來襲，新好茶部落大雨，水一直滲入泥土底下，土石流像火山爆發往上沖，全村居民到部落的最高處基督長老教會二樓緊急避難。有五戶被土石淹沒，只剩屋頂，柯一心 (Karaku)、尤天財 (Kurutung) 兩對夫婦回家裡拿東西，瞬間被土石掩埋罹難。其實在此之前，張金財 (Masekeseake) 曾對孩子張有義 (Adralriw) 說：「當我睡覺的時候，總是聽到泥土底下有水流的聲音，所以下雨天時，一定要離開新好茶到安全的地方。」

賀伯颱風造成新好茶南隘寮溪河床砂土增加超過兩層樓高，天然游泳池消失，只剩水泥屋看台頂。颱風後，政府在新好茶標示土石流紅色警戒危險區域，整治南隘寮溪堤防、疏濬水道，放置水泥消波塊將南隘寮溪自然的水道截彎取直，最後也都被急流沖走或掩埋了。



1993 年的新好茶南隘寮溪天然游泳池與看台。(1993 年 6 月攝於新好茶)



1996 年，賀伯颱風造成嚴重土石流，新好茶南隘寮溪天然游泳池砂土暴漲超過二層樓高，水道完全改變。(1996 年 5 月攝於新好茶)



新好茶座落在山巒圍繞的最低處，此為 1999 年所拍攝的新好茶國小及部落水泥屋景象。(1999 年 7 月攝於新好茶)



2007 年，聖帕颱風帶來連續超大豪雨，沖毀南隘寮溪的橋，古增秀 (Lamazau) 夫婦與族人坐鋼繩流籠過溪，替代回家的路。(2007 年 9 月攝於新好茶)

聖帕颱風

2007 年 8 月 13 日，聖帕颱風帶來超大豪雨與嚴重的土石流，把新好茶第一鄰三十戶全部掩埋，其他家裡也幾乎一半都是泥土。兩架直升機撤離一百五十六名村民到內埔農工緊急救難臨時收容中心，只有十人留守部落。瑪家文化園區往新好茶的路基多處嚴重坍方，南隘寮溪水暴漲，離橋面不到膝蓋的高度，臨時搭建的鐵橋嚴重移位，村長陳保華 (Kalhimadrau) 到現場勘驗後宣布封閉鐵橋，新好茶對外交通中斷。部落早就停電，連電話也不通，完全跟外界隔離，只有村長跟派出所用無線電話對外緊急連絡。

每遇颱風、土石流，新好茶基督長老教會是全村緊急避難的地方。聖帕颱風幸逢白天，年輕人動員速度很快，比較有力量的，就去揹老人家。只要南隘寮溪水位超過涼亭，大家就開始準備撤離。8 月 13 日的早



2007 年，聖帕颱風來襲，新好茶第一鄰三十戶遭土石流掩埋。(2007 年 9 月攝於新好茶)

上，每一條巷弄已經有從教會那邊壕溝下來的紅土，表示那裡的土石要下來了，巷道的水流也愈來愈大，居民立即收拾重要的東西。近傍晚時，所有男丁召集全部落的人往教會避難，到了下午五點，土石便垮下來，把第一鄰掩埋了。

第二排第一間是尤鷹蘭 (Laluyu) 的家，除了從第三鄰下來的水，還有學校上方的水，水流集中到那裡，尤鷹蘭家跟學校之間的走道變成河流，洪水把尤鷹藍的廂型車沖到河床。郭有福 (Pukingane) 累積一生心血，貸款蓋的二層樓鋼筋水泥新屋也被土石掩埋，什麼都沒有了，心情跌落谷底。

由於新好茶交通中斷，溪水急流超過人的胸部，新好茶青年臨時搭建鋼繩流籠，固定在南隘寮溪兩側，供族人回家時使用。但流籠其實主要是用以接送物資，坐人還是危險。



2007 年，聖帕颱風過後，新好茶蔡信用到田裡工作時經過被土石流掩埋的第一鄰水泥屋，當時小型挖土機把屋內的土石清理乾淨，準備重建。(2008 年 12 月攝於新好茶)



2010 年 4 月，新好茶老人勒格勞 (Regelaw) 坐在隘寮營區臨時安置中心窄小的臥室內床鋪編織肩背袋。(2010 年 4 月攝於隘寮營區臨時安置中心)

封山・入住安置中心

聖帕颱風來襲，政府封山，禁止族人進去新好茶，但每一個人都想要回家清理，而且還有貴重的物品在裡面。所有的機車也都在新好茶，須把機車牽到水門，才能上班。部落停電很久，八月天氣炎熱，鄉公所派人進去消毒。李瑞珍 (Alazumo) 說：「我們從來沒有想要離開，但沒有想到八一三坐直升機離開新好茶部落後，就再也不能回去了。」

2007 年 9 月 3 日，新好茶第一批二十戶總共五十六人先行搬入麟洛鄉隘寮營區臨時安置中心，以三夾板隔間每戶四坪的臥室，配置鐵架組合的兩層床鋪。房間沒有光線、密不通風、悶熱，喝的是地下水，須使用共同的廚房、廁所、浴室，廁所與臥室距離很遠，對老人與婦女極不方便。蔡水英 (Kavusu) 說：「住這裡，不習慣！很不能睡覺！不能休息！很累！」

莫拉克颱風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來襲，新好茶全村一百一十戶被土石流掩埋，只剩下基督長老教會二層樓的高度，全村屋內有歷史、生命感情的手工藝品、珍貴的傳家寶琉璃珠，整個家的財產全部被埋在土堆下，所有一切的懷念，歷史與回憶也通通沒有了！部落族人哭成一團，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尤其老人家更不能接受而生病。藍美錦 (Layane) 老師說：「我們父母、祖父母從舊好茶留下來的紀念品，以前用的織布、揷袋、揷繩、竹編、佩刀，月桃蓆、木臼、木杵、魯凱盛裝、傳統帽飾、陶甕、琉璃珠、農作物與種子……，全部都沒有了。這些是家裡的財產、傳家寶，有生命感情的。」



颱風前一週，李瑞珍在水門租房子賣咖啡，很巧的，颱風前一天，大家也剛好有事情下山。邱長生 (Ringucu) 是錄取新工作第一天出新好茶去上班；杜冬振 (Kuale) 及蔡信用 (Lhangepau) 兩對夫婦生病下山就醫；張杉其 (Pukingane) 去奔喪。連續一週超大豪雨，南隘寮溪河水溢過水門二座大橋，水面漂流著好茶部落沖下來的電器、瓦斯桶、各式家具。瑪家文化園區垮了，橫跨南隘寮溪的流籠也無法用，新好茶部落成汪洋。此外，登山口第一溪谷崩塌下來的土石達十二至十三層樓高，形成堰塞湖，堰塞湖崩潰，整個部落瞬間被土石流掩埋。

風災後一週，奧歲尼 (Auvinny) 從舊好茶下來，經紅欒木到採石區，一直到第二水源上方大崩壁，完全沒有路。他好不容易尋找日本古道，花了三天時間，才從稜線下到李瑞珍的工寮。他一轉過新好茶墓園，看到部落沒了，整個人都愣住了！新好茶因賀伯、聖帕與莫拉克等颱風，受災嚴重，然而舊好茶部落與石板屋卻都安然無恙。

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來襲，新好茶全村被土石流掩埋，只剩部落最高地標基督長老教會的第二層樓。
(2009 年 9 月攝於新好茶)



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造成嚴重土石流，基督長老教會剩下二層樓的高度。
(2009 年 9 月攝於新好茶)



2010 年 10 月，基督長老教會只剩一層樓 (至 2012 年 9 月，只剩頂端十字架)。
(2010 年 10 月攝於新好茶)

歸途

重建舊好茶古道

自 1991 年 12 月以來，筆者將騎來的山葉 125 機車停在舊好茶登山口，是每次回家的習慣。從登山口到第一溪谷，原本較為緩和的陡坡山徑，因 2005 年海棠颱風帶來連續超大豪雨，造成嚴重崩塌，超過五十公尺的落差形成大峽谷地形，原五分鐘的路程變成一小時以上。2007 年聖帕颱風來襲，新好茶第一鄰三十戶被土石流掩埋，第二溪谷嚴重崩塌，原斷崖上的樹木與草藤猶如被脫光皮膚，但回舊好茶的路仍然還可通行。

2009 年莫拉克颱風以來，李瑞珍 (Alazumo) 與舅舅奧歲尼 (Auvinny)、先生白浪 (Pairange，漢名徐偉明) 三人一直在尋找回家的路。不管是日治時代開闢的通道，或是原始的古道，或者從紅欖木下方切入上去。也曾經從霧台及阿禮到舊好茶的路探勘，但就是找不到一條可以比較平順回家的路，最後還是決定重建原來的古道。

2010 年秋天開始，在台大城鄉基金會的支持，與大陸李連杰壹基金經費的補助下，這個計劃得以順利的進行，社區發展協會召集部落人力，投入探勘。修復古道的工作雖然危險又漫長，但也在過程中傳承回家的精神，讓這一條文化的臍帶能夠延續下去。

2011 年 2 月，白浪站在大崩壁陡峭的斷崖，拿著電鑽在岩壁鑽洞，黃明 (Kalrimadraw)、陳國輝 (Takanaw)、石文賢 (Drangalu) 在後插鋼筋，並用電動鏈與鐵鏈敲打，將鋼筋固定後捆綁繩索做圍籬，以 Z 字形順著陡坡，一步一步往上移動。當時動員部落青年近 20 人參與，進行重建古道的艱苦工程。

白浪說：「我的腦子裏有路，那是我們的古道，我爬上大崩壁探勘，看上面還有以前古道的路基可以走，是安全的，知道那個坡度該怎麼做。」第一次探勘約三十分鐘，爬上去容易，下來很困難，因為沒有地方抓，必須穿塑膠雨鞋慢慢走，要像攀岩一樣，身體盡量扶著岩壁。移動、轉彎時，一不小心就會墜崖。必須先運材料、工具上去，再慢慢做。於是從新好茶大門開始，每趟揸一把（十支）或二把鋼筋，還有機油、電鑽、電動鏈……，很重、很困難！

施工期間，李瑞珍幫忙照顧大家的飲食，不僅在工寮煮飯，還要將食物揸到工作的地方。大崩壁上不便移動，午餐時大家互相傳飯，隨地找一個地方就坐下來吃。經常在起床要上工的時候，白浪只是拍一拍李瑞珍的肩膀說：「不要想太多，做就是了！」李瑞珍點個頭，就做自己的事情，每天皆如此。

電鑽震動的力量很大，打岩壁的時候雙手扶著就好，不能太出力，否則會受傷。白浪以前做過大雪山三十公里長的原始森林登山步道，已很有經驗。階梯不能太高，每一個石階的高度都須考慮安全性與舒適感。岩壁打洞一步一步來，不是一直打、一直打，五步的距離插二根或三根鋼筋，轉彎處與每個石階位置，都是順著地形判斷，哪裏比較舒適就從哪裏下手。陳國輝說：「那一條路，從小時候就有感情，心理想要回家，就想盡辦法把它完成。大家會互相比賽、激發榮譽感。」奧歲尼一直鼓勵大家重建舊好茶古道，告訴他們家族祖先的身分地位，家名與名字的特別意義，以及應該扮演的角色，激發大家工作的動力。





白浪站在大崩壁的陡峭斷崖，重建舊好茶古道。(2011 年 2 月攝於舊好茶)



登山口到第一溪谷因連續超大豪雨嚴重崩塌後。部落族人騎著機車行走於南隘寮溪河床，代替往舊好茶的路。(2011 年 4 月攝於舊好茶)



舊好茶尋根之旅：部落族人途經登山口到第一溪谷，當時已崩塌成大峽谷地形。(2011 年 4 月攝於舊好茶)



舊好茶尋根之旅：部落族人走在大崩壁斷崖的重建古道上。(2011 年 4 月攝於舊好茶)



舊好茶尋根之旅：古道重建完成，部落族人踏上回舊好茶的歸途。(2011年4月攝於舊好茶)

李瑞珍說：「當越貼近土地，便越可以體念、了解到祖先開創這片土地時一步一腳印的勞累與心境。每一片石板、每一支木樑，在採集、伐木或拖運的時候，都是為家、為部落在努力，所以自然也會體念祖先們的用心。因為對古道有很深的情感與回憶，所以重建舊好茶大崩壁古道，以便能夠早一點回家，而這艱困的工程也終於得以完成。」禮納里好茶部落也在2011年4月舉辦舊好茶尋根之旅。

奧歲尼曾期盼地說：「我總是指望牽著孩子回家，帶他們進入原始人文氣息，認識生態環境，進而認識自己；我對孩子們，有責任告訴他們從何處來，並幫助他們如何將自己的靈魂定位。期望將來的孩子，就像大冠鷲飛翔於寬闊的無雲天地，但也知道怎麼回家。」

永久屋 vs. 永遠的故鄉

2010 年 12 月，屏東縣瑪家鄉禮納里永久屋興建完成，排灣族大社達瓦蘭部落與瑪家部落，以及魯凱族好茶部落的族人們，穿著盛裝聚集於臨時搭建的司令台會場，參加入住典禮。

遷村禮納里

2007 年聖帕颱風把好茶國小和第一鄰三十戶全部掩埋，屏東縣政府宣告該地為危險區域，把部落族人撤離到麟洛隘寮營區臨時安置中心。2007 年到 2009 年間，部落一直在討論要遷村或重建，當時第二鄰到第四鄰的房子還好好的，第一鄰也已經清出淤泥，大家都還想回家重建。但政府說重建所需經費太多，遷村比較省，部落族人只好往遷村著想。公投結果，決議遷村瑪家農場，政府發布整個瑪家農場的禮納里台地是好茶遷村的預定地。2009 年莫拉克颱風後，政府又把瑪家部落和大社達瓦蘭部落也遷到瑪家農場，重新討論農場的分配，作為興建永久屋用地，由世界展望會資助興建，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完工。族人離開待了三年的麟洛營區安置中心，入住禮納里新興的「古茶柏安」部落。這房子說是永久屋，但沒有土地所有權，只有房屋使用權。

禮納里好茶部落沒有墓園，部落族人過世後沒地方可埋葬，只好送到麟洛鄉墓園的納骨塔，或看親戚住哪裡，就送到哪裡安葬。2012 年 6 月連續豪雨，新好茶墓園被沖走一百多座墳墓，只剩下二十一座是完整的，族人不知以後如何掃墓。禮納里好茶部落也沒有農耕地，老人、婦女不能到田裡工作，以致短短五年，好茶的小米、紅藜、地瓜、芋頭等農作物種苗消失。



瑪家農場禮納里永久屋興建工程現場。(2010 年 8 月攝於禮納里)



禮納里好茶部落永久屋工程進行中。(2010 年 8 月攝於禮納里)



2010年12月25日入住典禮，胡枝花(Sihepe)與家人著盛裝於禮納里好茶部落永久屋合照。
(2010年12月攝於禮納里)

回眸

舊好茶祖先在中央山脈找到舊好茶這處特殊的地理環境，四周斷崖峭壁，沒有落石、坍方、土石流。1951年至1965年間，年年田鼠和蟲害，造成嚴重饑荒，有七十八戶人家離開部落移居他鄉；1978年部落遷移至新好茶。李瑞珍(Alazumo)的祖父母那一輩的老人家都反對遷到新好茶，但當時二十到四十歲左右的族人，爲了孩子的教育跟醫療、交通、生活等問題，執意遷下來。當時挑選好幾個遷村的地方，也考慮過瑪家農場，但該地是排灣族瑪家部落的傳統領域，最後爲了不離開自己的地方，而選擇新好茶。舊好茶老人家早已說過，自古以來新好茶有一定的週期會變成湖泊，就像見不了底的坑洞，是風水不好的地穴。爲什麼第一峽谷的名字叫「Drakuase」(拉瓜斯)，意思是：土非常鬆，很容易垮，時常性崩山的地方。但是，大家沒看過都不相信。

出生舊好茶的老人，因莫拉克風災而遠離魯凱傳統領域，居住到排灣族瑪家的土地，他們從舊好茶、新好茶、隘寮營區臨時安置中心，到禮納里好茶部落，短短三十年的時間內，歷經四個居住環境的變遷。

我們對故鄉的詠歌

—奧崙尼 (Auvinny)

麗阿樂溫*！我們的故鄉
我們竟在這裡，但是
你目送的曙光
必將是我們的火炬
我們的獵犬雲豹
必繼續帶領指引我們
直到永遠永遠

* 麗阿樂溫 (Lhialeven) 為舊好茶古名。



Lingase • Dralhangale
漢名：林來好

麗雅絲



Legelege • Arudraedrame
漢名：盧秀枝

勒格樂歌



Pianiu • Lhilhibuane
漢名：高菊英

碧雅紐

王有邦：「拍攝部落耆老給我很大的生命震撼與感動，魯凱老人靠著身體勞動，蘊藏了豐富的大自然生存智慧與強韌的生命力，時間迅速的流逝，生命在跟時間賽跑，驚覺到若不透過長期的影像記錄與文字記錄，這些老人的影像、生命歷程及魯凱族傳統文化都會一點一滴的消失在歲月洪流中，這些很重要的生命足跡就永遠無法找回了。」*

王有邦帶著強烈的使命感，背著相機，一次又一次來到好茶部落，深入當地的日常生活，補捉稍縱即逝的吉光片羽。於是，人瑞麗雅絲、勒格樂歌、碧雅紐等在王有邦的鏡頭下娓娓訴說著一則則生命的故事，默默搬演著一幕幕魯凱的生活實境。這些紀錄，宛如史詩般吟誦著生命的榮光，也傳唱著魯凱族人的生活樣貌、風土民情、文化精髓……

生命頌歌

* 錄自：李瑞娟，〈王有邦個展—生命與靈魂·回家的路〉，《原視界》TITV 雙月刊，第7期，2015年8月，頁65。



Lingase • Dralhangale 麗雅絲

1889 年生於達督古魯
1994 年逝於新好茶
享壽 105 歲

漢名：林來好

強韌的生命

麗雅絲天天到田裡工作



新好茶人瑞麗雅絲獨特的生活慣性，可謂魯凱族老人強韌生命力的縮影。她出生於達督古魯部落^{*}，1928 年從達督古魯遷到舊好茶，時值日治昭和時代，她還是個情竇初開的山中百合少女。

麗雅絲即使年逾百歲，頭腦仍然清晰，記憶毫無退化，身體健朗，行動自如，無論炎夏、寒冬，每日到田裡工作，從土地的開墾、播種、除草、收成，都是親手勞力耕種。田裡種植的地瓜、芋頭、小米、樹豆……，皆以自然農耕法施作，從泥土長出來的每一農作物背後，都凝聚了她的血汗與智慧。

她過著簡單的生活，每日吃自己栽種的作物，間或搭配溪裡的魚，或山豬、山羊、山羌等山產肉類。好茶部落的人也都習慣清淡的飲食，喜歡各種食物的原味，烹調皆用煮的，沒有煎炒、油炸，老人家不喜歡加工添料、酸辣的食物，極具現代飲食養生觀。

她說：「我的身體很健康，耕種是我每日的工作，沒有工作，我的身體會生病。」在好茶部落，工作是老人們每日生活的重要部份，請他們不要工作，他們會生氣。勞動已經是好茶部落老人的生活慣性。

山上有新鮮的空氣、乾淨的水、沒有生活經濟壓力、噪音喧擾。心靈充滿喜悅與滿足，生活在每一個當下，過著融入自然的生活方式。面對每一個生命，皆抱持著愛、分享、平等心。

跨越二十世紀的麗雅絲，其獨特的生活樣貌，顯現好茶部落潛藏身體勞動與強韌生命力的智慧與經驗，是好茶婦女生活的寫照，也是台灣早期女性共有的部份特質。

^{*} 達督古魯 (Tatukulu) 部落位於舊好茶部落東南方，相距約四、五公里處。



一生相伴

麗雅絲編織月桃蓆

1992 年 12 月，新好茶部落有百分之六十的門戶深鎖，人口外流嚴重，部落只剩老人、婦女與小孩。舊好茶部落於 1978 年遷至新好茶，從石板屋改變為水泥屋的生活空間。牆壁上的石板雕刻圖騰結合大自然的智慧與原始藝術，象徵家族的身分、背景、榮譽。屋前的檳榔樹結實纍纍，是婚禮、祭典、分享，不可缺少的重要禮物。

麗雅絲拄著竹藤拐杖，往舊好茶、太陽升起的方向，穿過二條巷道，來到鄭菊英 (Lhebelhebe) 的家。她是卡力馬勞 (Kalhimadrau) 的第一任太太勒娥樂 (Drengerre) 的女兒，而麗雅絲是卡力馬勞的第二任太太。鄭菊英稱呼麗雅絲為「姨吶」(母親的意思)。

她們二人坐在屋簷前的石板地面。麗雅絲頭戴傳統帽飾、穿著長袖衣服、褪色的花色裙子、夾腳拖鞋。拐杖放在身邊，右手拿著檳榔小刀，左手持著未剝的月桃莖，熟練的把月桃莖剝成薄片。左手將剝開的月桃莖反捲成小圓圈，累積二片或三片的小圓圈後，用月桃的繩子捆綁，準備曬乾。通常，艷陽下，二天即可曬乾；一般天氣，需三天；陰天，則需五天。

曬乾後，鬆開繩子，雙手用力把一片一片圓形彎曲的月桃莖拉直放在地面，雙腳踩著兩側固定，月桃莖的梗朝外，光滑面朝內，用月桃的繩子將其捆綁成一捲一捲，再利用工作的空隙編織月桃蓆。編織單人的月桃蓆，費時約一星期。

她唯一的兒子林大山 (Malhugalhugu) 說明，採收月桃莖沒有特定季節，開花以前，什麼時候都可採收。用開花前的月桃莖編的蓆，柔軟有韌性。用已開花的月桃莖編的蓆，則很硬會斷裂。

月桃蓆有其獨特的香味，凝聚了母親的溫暖與辛勞，伴著魯凱族人從出生到死亡，永遠生活在一起，即使污黑破損了，亦捨不得丟棄。起居睡覺的地方，一定要鋪月桃蓆，老人始得安穩，若沒有月桃蓆，將難以成眠。

魯凱文史工作者奧崙尼 (Auvinny) 說：「有一首歌『我不指望妳太多，只要妳會做草蓆，就夠我一生。』意思是，妳做太太、養孩子，我不要求妳任何東西，只要會編織草蓆就夠了。草蓆涵蓋很多精神層面，我累的時候，能夠與妳同在，因妳的安分，妳的品德，我得以全然仰賴妳；疲憊的時候，回來躺在草蓆上面、躺在妳的心（草蓆代表女孩的心）。」

部落的高齡長者麗雅絲，工作細心而敏銳，將生命情感投入勞動之中，早已忘記年齡。「工作就是希望」，其「刻苦耐勞的精神」不因為年齡的增長而消退，展現生活的獨立、希望、自主、分享，長年來未曾改變。

麗雅絲 (左) 與鄭菊英 (右) 一起整理月桃莖。(1992 年 12 月攝於新好茶)





健朗柔軟的身形

麗雅絲陡坡叢林採草藥

1993 年 4 月，筆者獨自騎著山葉 125 機車，從仁武家中經高屏大橋、長治、瑪家文化園區，往新好茶。新好茶橋前陡斜坡石頭路的左側，是麗雅絲耕種的田。

晨曦，從 S 形陡斜坡的凹凸石子路，遠望新好茶橋與南隘寮清澈透明的溪谷，橋前陡坡叢林好似有個人影懸掛在半空中。原來是麗雅絲，她綁著頭巾、穿著長袖上衣、褪色裙子、赤腳，右腳踩在半身高的陡坡最低處，左腳踏在陡坡叢林上面，弧形的身體猶如掛在陡斜坡上。在晨曦斜照的陽光相伴下，她的身體緩緩向上移動。



以工作刀輕輕砍斷遮擋的少量小樹枝。(1993 年 4 月攝於新好茶)

麗雅絲攀爬陡坡叢林，猶如懸掛在半空中。(1993 年 4 月攝於新好茶)



攀行陡坡時，她的雙手緊拉及腰的樹枝末端，在急促的呼吸聲中，深皺的雙手不停地用力拉著，身體一寸一寸的往上移動。約十五分鐘，她辛苦的爬上陡坡叢林，面向南隘寮溪谷。此時，新好茶族人的機車噪音亦高聲劃過寧靜的天空。

叢林的小樹枝與綠葉阻擋她前進，她用雙手慢慢撥開，右手拿著工作刀，輕輕砍斷擋住臉頰的少許小樹枝。其以柔和的心靈，尊重大自然，與大自然生命相融，此與年輕人面對相同情狀時，用力砍斷身體兩側眾多的樹枝，形成強烈的對比。

綠色山巒圍繞著新好茶與南隘寮溪，晨曦陽光斜照，麗雅絲的身體穿梭在茂密的叢林中。她緩步走到大石頭旁，蹲下來採草藥。她的兒子林大山 (Malhuga1hugu) 說：「母親的身體很健康，沒有生病。她採的草藥，可以治酸痛，降肝火。」

麗雅絲攀爬陡坡採草藥，身體維持一貫的勞動，手腳依然敏銳靈活，力量未見消退。



與水競速

麗雅絲雨中收小米

小米可釀酒、做阿拜^{*}，是魯凱族豐年祭、婚禮、祭典不可缺少的重要禮物。

每當太陽升起，新好茶部落住屋前的石板地面也跟著熱了起來，部落人們藉著太陽和石板的溫度晾曬小米，待太陽西下，再收起小米，如此反覆三天即可曬乾，存放儲藏室裡。倘若小米浸濕、受潮，則易發霉，無法長久儲存。

1993 年 6 月，麗雅絲在水泥屋前石板地面，排列著一串串的金黃色小米。午後，她獨坐在芒果樹下休憩，茂密的綠葉遮蔽熱燙的陽光。倏忽，天空烏雲密佈，雨紛紛落下，麗雅絲快速移步至儲藏室取出竹簍。她的身體前彎九十度、眼神專注，深皺的雙手快速的把地上晾曬的小米收到竹簍裡。雨不停的下著，她也迅速移動竹簍收拾小米。赤裸的雙腳踏在濕滑的石板，臉頰、雙手、雙腳沾滿雨水，並獨自將相當於國小六年級生體重的滿簍小米搬到客廳。

這些小米為麗雅絲親手耕種，從開墾、播種、除草、守護、收成，每一粒小米都蘊藏著她和土地最原始的生命情感與辛勞。已逾百歲的她，生活全靠自己，身體依舊健朗、步伐穩健、氣力飽滿，其收小米的畫面，彷彿和雨水進行著一場賽跑。

^{*} 阿拜 (Abay)：魯凱人以小米粉製作的粘糕，內餡有肉，是專為宴客或重要禮餐所特製的美食，製作的形式很多種，有圓形、長方形等。

雨來了！麗雅絲迅速收拾晾曬的小米。(1993 年 6 月攝於新好茶)



雨紛紛落下·麗雅絲將小米收進竹簍。(1993 年 6 月攝於新好茶)



麗雅絲獨自搬著滿竹簍的小米到客廳。(1993 年 6 月攝於新好茶)

王有邦

1952 年生於彰化縣永靖鄉
省立永靖高工畢業

經歷

- 1975 開始任職於台塑企業南亞塑膠公司高雄仁武廠
1984 第一次登台灣高山，開始學習攝影（後續登台灣高山百岳 62 座）
1991 第一次到舊好茶，開始魯凱族影像與文字紀錄
1991~ 台灣魯凱族文化紀錄工作者

展覽

- 1990 《第一屆望角攝影專題聯展》，大立百貨公司，高雄市
1991 《高青專題攝影聯展》，中正文化中心，高雄市
1992 《專題攝影個展》，中華藝術學校，高雄市
《王有邦—魯凱族生活攝影個展》，霧台國小與新好茶活動中心（魯凱族豐年祭現場），屏東縣
《王有邦—魯凱族生活攝影個展》，御書房，高雄市
1993 《創作攝影個展》，文藻外語專科學校，高雄市
《第二屆望角攝影專題聯展》，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市
1994 《王有邦—魯凱族生活攝影個展》，華燈藝術中心，台南市
《王有邦—魯凱族生活攝影個展》，霧台國小（魯凱族豐年祭現場），屏東縣
1997 《王有邦—魯凱族生活攝影個展》，新好茶村（豐年祭現場），屏東縣
2000 《王有邦—魯凱族生活攝影個展》，新好茶模範社區（全省社區觀摩），屏東縣
《生命的容顏—好茶紀實攝影個展》，崑山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台南市
2003 《台灣高山—攝影個展》，台塑仁武廠台塑大樓文藝畫廊，高雄縣
《黑手打狗—大高雄藍領藝術家創作風格初探》，全省巡迴展（高雄新浜碼頭、台中 20 號倉庫、台北華山特區、花蓮松園別墅）
《2003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參展作品：〈黑手打狗，勞工陣線—魯凱圖像尋塑〉），海洋之星，高雄市
2004 《王有邦—魯凱族生活影像個展》，百達文教中心，台南市
2005 《美術高雄 2005—影像高雄，看不見的歷史》聯展，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

展覽

- 2007 《超越時光·跨越大洋—南島當代藝術》聯展，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市
2008 《彩庄紅毛港！BYE！BYE！紅毛港！》，紅毛港拆村現場，高雄市
2009 《彩庄紅毛港！記憶拼圖》，高雄市立文化中心，高雄市
2012 《王有邦—魯凱族生活攝影個展》霧台鄉禮納里好茶部落，屏東縣
《跨·藩籬！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海外聯展（高雄市立美術館等主辦），棲包屋文化中心，法屬新喀里多尼亞
2015 《生命與靈魂，回家的路 王有邦個展》，海馬迴光畫館，台南市；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台北市

獲獎

- 1993 第一屆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原住民出版獎助：攝影魯凱（1991~1993）
2015 第十四屆台新藝術獎：《生命與靈魂，回家的路 王有邦個展》年度入圍

發表／出版

- 1992~1993 「攝影魯凱筆記」專欄（圖與文），《民眾日報》
1994~1995 「攝影魯凱筆記」專欄（圖與文），《台灣時報》
1996 攝影作品收錄於《雲豹的傳人》（作者：奧威尼·卡勒盛），晨星出版社出版
2009~2016 「南島紀事—影像話魯凱」專欄（圖與文），《藝術認證》（雙月刊），高雄市立美術館出版

典藏

高雄市立美術館：好茶紀實攝影

Sabau! 好茶：王有邦 影像話魯凱 / 王有邦文·攝影
影。-- 初版。-- 高雄市：高市美術館；臺北市：雄獅，2016.11
280 面；17x23 公分
ISBN 978-986-05-0132-2(平裝)

1. 魯凱族 2. 民族文化 3. 照片集
536.3363

105018720

Sabau! 好茶

王有邦 影像話魯凱

作者(文、攝影)：王有邦
文稿審訂：奧威尼·卡勒盛

編輯諮詢：廖小玲、羅潔尹、李柏黎、李柏宏
執行編輯：陳美智、林佳禾
設計：陳婷婷
印刷：_____
初版：2016 年 11 月
定價：新台幣 _____ 元
ISBN：978-986-05-0132-2 (平裝)

出版單位：
高雄市立美術館
發行人：李玉玲
地址：804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號
電話：(07)555-0331 傳真：(07)555-0307
電子信箱：servicemail@kmfa.gov.tw
網址：http://www.kmfa.gov.tw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李賢文
地址：106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216 巷 33 弄 16 號
電話：(02)2772-6311 傳真：(02)2777-1575
郵撥帳號：0101037-3
電子信箱：lionart@ms12.hinet.net
網址：http://www.lionart.com.tw

本書如有裝訂錯誤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Sabau! Haucha

Wang Yu-pang: Images Speaking Rukai

Author (texts & photographs): Wang Yu-pang
Text review: Auvinny-Kadresengan

Editorial consultants: Hsiao-ling Liao, Nita Lo, Poli Lee,
Po-hung Lee
Executive editors: Mei-chih Chen, Chia-heh Lin
Designer: Lica Chen
Printed by: _____
First edition: November 2016
Price: NT\$ _____
ISBN：978-986-05-0132-2

Publishers
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Director: Yuling Lee
Add: 80 Meishuguan Road, Kaohsiung 804, Taiwan (R.O.C.)
Tel: (07)555-0331 Fax: (07)555-0307
E-mail: servicemail@kmfa.gov.tw
Web site: http://www.kmfa.gov.tw

Hsiung Shih Art Books, Co., Ltd.
Director: Shien-wen Lee
Add: 16 Alley 33, Lane 216, Sec. 4, Zhongxiao E. Road, Taipei
City 106, Taiwan (R.O.C.)
Tel: (02)2772-6311 Fax: (02)2777-1575
E-mail: lionart@ms12.hinet.net
Web site: http://www.lionart.com.tw